

丑闻笔记

Zoë Heller

英国
卓伊·海勒

加拿大
丘淑芳 / 译

希芭这种人所了解的寂寞，
就是与男友分手后忍受一整月的煎熬。
他们不会懂久久没人碰，
连去交手机不经意碰到都像触电的感觉。
无论我坐在公园长椅或地铁上，
都会感觉到中累积着像石头一样庞大的爱意，
从未使用过且漫无目的，
直到我深信自己就要哭倒在地。
这一切，
他们是全然不知的。

英国布克奖
决选作品

同名改编电影

由奥斯卡两大影后

凯特·布兰切特

和朱迪·丹奇主演

译林出版社

丑闻笔记

英 国

卓伊·海勒

加拿大 丘淑芳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丑闻笔记 / (英) 海勒(Heller, Z.) 著; (加) 丘淑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9

书名原文: Notes on a Scandal

ISBN 978-7-5447-4292-4

I. ①丑… II. ①海… ②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6310 号

Notes on a Scandal by Zoë Heller

Copyright © 2003 by Zoë Hel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1-31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译本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授权使用。

- 书 名 丑闻笔记
作 者 [英国] 卓伊·海勒
译 者 [加拿大] 丘淑芳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Ltd., 200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149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2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292-4
定 价 3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引子.....	1
1 希芭初到学校	11
2 希芭初识康纳利;她与胖子苏交好;我的无礼	25
3 康纳利拜访希芭;我为她解困	43
4 我与校长面谈;三人午餐;康纳利表白	56
5 恋情的开始	74
6 希芭家的晚宴	88
7 交往早期	122
8 希芭的过去和现在	127
9 麻烦的宝丽	141
10 我的夏天和希芭的夏天	149
11 樱草山烟火节;我发现了秘密	164

12 复活节假日;不顺利的十二月	179
13 我的新约会	193
14 宝丽离家出走;恋情的终结	215
15 轩然大波;我提前退休	244
16 手稿和争吵	257
17 艰难地寻觅住所	262
18 我们终于和解了	265

引子

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

那天晚餐时，希芭谈到她和那名姓康纳利的男学生第一次亲吻的事。当然，大部分我以前都听过了——跟康纳利的那段恋情，没哪件事希芭不会说上好几回的。但这一回她又谈到时，却有新料。我正好问到，两人第一次搂抱时，可有令她感到意外的事。她大笑。有，整个过程的气味都令她吃惊，她说。她没想到他身上会有味道，如果她事先想到，她可能会想到青少年的气味：泡泡糖、可乐、脚臭。

到了那一刻，我真正嗅到的是肥皂的气味，衣服用回转式烘衣机烘干的气味。那种气味显示，他极注重个人清洁。你知道吗，行经大楼地下室的通风口，有时候周身被洗衣机喷出的热气笼罩的那种气味？就像那样。那么干净，芭芭拉。绝对没有其他学生吃奶酪

和洋葱产生的气味……

从我们搬到艾迪的房子后，每晚希芭都这样跟我聊天。她坐在厨房餐桌旁，向外望着艾迪园子里傍晚的一片黯绿。我坐在她对面，看着她神经质的手指头在塑料桌布上画着溜冰选手在冰上滑出的椭圆形圈圈。通常她讲的都是颇露骨的情色细节，声音像新闻播报员一样。但是，希芭很多地方都叫我佩服，其中一点是她有一种能力，这种性事一经她口好像就变正经了。我们之间没有秘密，希芭和我。

我第一次看他脱衣服，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芭芭拉？园子里新鲜的蔬菜包在干净的白手帕里；刚从土里出来的蘑菇。不，真的。他真是鲜嫩可食。他每晚洗头。想想看吧！头发干净得无精打采的。可能是青春期的虚荣吧，或者不是，也许是青春期的焦虑。他的身体还是一个新玩具，大人对身体满不在乎的态度，他还没学会。

故事又回到熟悉的话题，最近几个月，这则头发狂想曲我一定听过不下十五次。（我自己从不喜欢康纳利的头发，总觉得有点不怀好意似的——就像以前当作圣诞树装饰来卖的那种用玻璃纤维材质做的雪片。）可是，我还是继续给她提示：“你吻他时紧张吗，希芭？”

喔，不紧张。嗯，会啦……倒也不是紧张。你会同时既紧张又镇定吗？我记得当时他没甩舌头，我松了一口气。总要先对对方有些了解，不是吗？不然就太快了。那些口水，还有对方在有限空间

里想要创新花样的略微尴尬的感觉……反正，不知是我太放松，还是别的因素，因为脚踏车倒下来了——发出碰撞的声响——然后，当然，我就跑了……

这种时候我不多说，重要的是让希芭说。即便是平常，在我们的关系里，我都是个听众。并非希芭比我聪明。我自认，任何客观的比较都会把我评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一个。（希芭懂一点艺术——这点我该承认，但虽说她出身上流世家，她读书少得可怜。）不，希芭会说，只因她生来话多，而且比我坦白。我生性谨慎，而她……反正，她不是。

对大部分人来说，诚实是一桩偏离平日 *modus operandi*（行事守则）的异常行径，一种跳脱出平素虚伪假面的出轨行为，因此，若碰上真情流露的时刻，非得郑重提醒人不可。他们会说“老实跟你说”，或者“跟你说实话”，要不就是“我可以跟你实话实说吗？”通常在继续说下去之前，要你发誓保密：“这事只有你我知，你一定要答应不对别人说……”希芭不来这一套，她从来都是不假思索地将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密和盘托出。“我还是女孩子家的时候，就是个最不可救药的小手淫狂。”我们刚认识时，有一回她告诉我。“我妈还把我的内裤用胶带黏到我身上，免得我在公共场所自个儿大搞特搞。”“哦？”我说，尽量让自己的口气听起来好像我很习惯在喝咖啡和吃小点心时谈论这种话题。

这是一种阶级特征，我想——这样毫无顾忌的坦率。如果我

以往和时髦分子多些接触，也许就会熟悉这种作风，就会不以为意。可是，希芭是我所认识的唯一真正出身上流社会的人。她那种直言不讳的坦率，于我，就像亚马逊部落的野人使用餐盘一样不可思议。此刻她本该小睡一会儿（她夜晚睡得不好），但是从楼上地板发出的叽嘎叽嘎的声音，我听出来，她在她侄女的房间里踱着步子。午后她常去那里，那曾是她的卧房，她在那儿成长。她在那儿一待就是几小时，把玩小女孩的东西——重新整理美工盒里一瓶瓶的胶水和亮晶晶的小东西，清点洋娃娃的塑料鞋。有时她在那儿睡着了，我必须去叫醒她吃晚餐。她总是一脸的忧伤和古怪，四肢大开地躺在粉红色和白色的公主床上，粗大的脚悬在床沿边，像个误闯进别人家的女巨人。

这屋子现在是她兄弟艾迪的家，希芭的父亲死后，她母亲认为自己一个人住太大了，于是艾迪把房子买了过去。我认为，希芭对这事心有不平。她说，就因为艾迪有钱，就可以把他们一同成长的岁月独自买去，那不公平。

艾迪和他一家人目前远在新德里，他服务的那家美国银行派他到那儿去六个月。希芭在事发后，打电话到新德里，他同意让她暂住，直到找到自己的固定住所为止，打从那时起我们就住在这里。没人知道，等艾迪六月回来后我们打算怎么办。我那间小公寓，几个星期前我就停租了。希芭的丈夫理查抵死不愿收留我们，即便是暂时的都不愿。我们多半没钱另租房子，而且我想伦敦的房东现在

恐怕都不肯租给我们。但是，我尽量不去操心。我母亲以前说过，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这不是有关我的故事，但是既然说故事的任务落在我身上，既然我在即将要描述的故事里也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我不妨也扼要地交代一下自己以及我与主角的关系。我的名字叫芭芭拉·柯维特（有位同事偶尔会叫我芭布，或者，还有更恼人的叫法是芭布思，但是我不容许他们这么叫我）。今年一月退休前，我一直住在伦敦北区的亚奇路，过去二十一年里，在同一区的圣乔治综合中学教历史。不到十八个月前，我就是在圣乔治结识芭思希芭·哈特，昵称希芭。她的名字现在各位可能已经熟悉了，她是四十二岁的陶艺课教师，最近被指控非礼未成年少年。她被揭发与一名学生发生性关系——这桩恋情开始时，男孩十五岁。

自从事情曝光后，媒体就大肆报道希芭的案子。我努力想阅读所有的报道，可是坦白说，这件工作真令人泄气。我一度对这个国家新闻机构的诚信正直抱有某种程度的信任。但是，如今在亲自见识过记者的行事作风后，我明白那种信赖实在是所托非人。过去两个星期，有关希芭的案子，光是在报纸上就看到二十处与事实有出入的错误。这个星期一，《每日镜报》的某位天才将希芭描写成“胸部丰满的肉弹”（只要看过她一眼的人都知道，她的胸部平坦得像英国东部凡斯沼泽区）。昨天，《太阳报》刊登了一篇“披露”希芭丈夫的报道，文中声称在伦敦城区讲授传播理论的理查，是个“崇

尚时髦的教授，在跟性有关的研讨会上，教导如何阅读色情杂志”。

然而，到头来最令人惊骇的，倒不是报道的粗心大意或是快活的虚伪造作，而是故作神圣的姿态。天哪，那种冷酷无情的假神圣。我了解，事情爆发后，会有一番纷扰，我不指望希芭会获得同情。但我从未料到，各界反应是如此兴味盎然，近乎歇斯底里，一派愤怒得兴致勃勃的模样。这些记者在写希芭事件时，好像他们是七岁小孩，头一回撞见父母翻云覆雨似的。他们使用“卑劣”、“不健康”这样的字眼。希芭对于那个男孩的吸引力是“不健康的”，她的婚姻也是“不健康的”，男孩想要赢得她的认同是“不健康的”心态。对他们来说，凡是不能印在海滨明信片上的任何性魅力，都通不过这种健康测试；凡是逾越保守报纸传统狭隘格局的任何性事，都被归类在变态的“怪异行径”这项大逆不道的帽子下。新闻从业人员是受过教育的人，不是吗？有些还是大学毕业，心胸怎会如此狭小？他们从未对世俗成规所认可的年龄群以外的人有过遐想吗？从未经验过超越正统性规范的框框的冲动吗？

我认为，最后是报纸把希芭和理查毁了。在她获准保释后，两人还努力撑了一阵子。但是压力太大了，任何夫妻都承受不了。你若想到在他们家门外扎营的记者，每天见报的可怕标题“性教师口试告捷”、“老师迷恋学生身体”，不一而足——他们能撑那么久，已经是奇迹了。就在希芭第一次到治安法庭出庭前，理查告诉她，她住在家里让孩子的日子不好过。我相信，他认为这是他要赶她出门

的一种比较厚道的说法，比说讨厌她要来得好。

我就是那时候伸出援手的，我让希芭在我公寓里留宿了一周左右。后来她征得艾迪同意暂住他的房子，我就跟她一起住过去。我怎能不去呢？希芭一个人，怪可怜的，只有狠心的人才会置若罔闻。案子进入刑事法庭审理前，至少还要开一次庭，可能两次。坦白说，我不认为希芭自己能出庭。她的律师说，如果她对那些指控都俯首认罪，她根本可以不必上刑事法庭，但是希芭听不进这个建议。她认为，认罪是绝不可能的，即使将绝无“强迫、胁迫或贿赂”写进答辩书，也不能考虑。她喜欢说：“没有侵犯，我没有任何非礼行为。”

过去这几个星期，我身为照顾希芭的人，免不了吸引媒体的一些注意。一位在教育界服务近四十年又受人敬重的年长女子，竟然选择与希芭交往，似乎令媒体从业人员感到既有兴味又忐忑不安。报道这件案子的记者无一例外，无一例外，都以不同程度的玩笑态度，着意描写我的手提袋：一个再普通不过、有着木制提把的袋子，上面有两只小猫的针织花边图案。显然，如果我和其他双下巴的老太太们出现在别的场合，炫耀孙儿女们，或是在玩宾果游戏，他们会觉得好过得多。无论如何，我都不该站在樱草山富有银行家的华宅门口，为一位被指称对儿童性骚扰的人物作辩护。

记者们对我自告奋勇、不避讳希芭的放荡行径，唯一能找到的解释是，我自己也是个放浪形骸的人。虽然到目前为止，这种特质

还隐而未现。希芭被捕后的几个星期里，记者好几次要我代她发言。因此，现在《太阳报》的读者都知道，我是“那位俏丽教师的老小姐参谋”（凡认识我的人都可以作证，这个绰号是不该用在我身上的）。我天真地希望，身为希芭的发言人，能对媒体故作神圣的敌意稍稍还以颜色，并对我朋友复杂性格的真相稍作说明。可是，我的努力毫无成果。这些努力不是被残酷地刻意扭曲，就是被排山倒海的谎言给淹没了。而那些散播谎言的人从未见过希芭，很可能即使见过也不会了解她。

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决定甘冒再被中伤诽谤的风险，亲自提笔撰写希芭沉沦故事的主要原因。我胆大妄为，自认是最有资格写这则小故事的人。我敢说，我是唯一的人选。过去十八个月里，希芭和我共度无数的时光，彼此吐露各种秘密。希芭和康纳利恋情的日常细节，她的亲友都未曾如此亲身参与。我在此处描写的事件，许多是我亲自目睹的，其他则是根据希芭自己提供的细节陈述。我还不至于鲁莽到会声称，我的故事版本是绝无谬误的。但是我相信，我的故事对大众了解希芭·哈特真正是什么样的人，能有相当的帮助。

我应该直言指陈，从道德的观点来说，希芭对她的行为所提出的证词，并非全然可靠。即便现在，她还是想把这段关系浪漫化，想要淡化她行为中不负责任的部分——错误的一面。她所透露的悔意，似乎是懊悔事情被揭发。可是，尽管希芭仍然惶惑不安，她的诚

实是不容置疑的。虽然我会反驳她对某些事件的解读，但对她所叙述的细节的真实性，我没有理由怀疑。的确，我相信，有关这段恋情的时间、地点及发展，她所告诉我的一切，确实都是真的。

现在已经快六点了，要不了多久，再过半小时——最多一小时，希芭就会下来。我会先听到她在楼梯上拖着脚步走路的声音，然后我就会收起我写的东西。（希芭还不知道这项计划，我担心目前这只会让她更烦，所以决定保密，等过一阵子再说。）几秒钟后，她就会穿着睡衣和袜子，出现在客厅的门口。

起先她都是非常安静，通常都哭过。我的职责就是要让她打起精神，不让她钻牛角尖，所以我要保持心情愉快。我会跟她讲一些今天在超市发生的趣事，或者是谈谈邻居那只吵个不停狗，说些低级趣味的玩笑话。过一会儿，我就起身开始准备晚餐。对希芭，我发现凡事最好不要催逼。此刻她正处于极度紧张不安的状态，对“压力”极度敏感，所以我不要要求她跟我一起进厨房。我自己进去，开始清洗准备。她会在客厅里晃一阵子，哼着歌，东摸摸西弄弄。再过个十分钟左右，她总会心软下来，跟我进来。

我并没煮什么精致的食物。希芭不大有胃口，而我也从来就对酱汁没什么兴趣。我们主要是吃温室栽培的蔬菜、豆烤吐司、威尔士乳酪吐司、裹了面包屑的冷冻小鱼片。希芭倚着烘箱看我工作，到了一定时候，她通常会要酒喝，我尽量让她挨到先吃过一点东西后才给她。但是我这样做，只会让她声音益发尖厉刺耳，所以现在

我都马上照办，从冰箱拿出纸盒，倒一小杯给她。人要量力而为嘛。希芭对酒是有些讲究的，不断向我抱怨该买好酒。她说，至少要瓶装的酒，可是我还是继续买纸盒装的，现在我们钱很紧。虽然希芭吹毛求疵，但要她喝便宜的酒，似乎也没太大困难。

酒一旦下肚，她就放松了一些，对我所说的事，开始稍感兴趣了。有时她甚至要找点事做，我就让她开罐头，或者把干酪磨碎。然后，突如其来地，好像那个话题我们从没停过一样，她开始谈康纳利。

这个话题她似乎百谈不厌，你很难相信，同一件小事情她会反复谈多少次，回忆细节，企图找出线索和象征意义，这让我想起为了分析犹太法典里的一段文字而奉献一生的那些犹太人。望着她那模样，真令人惊叹。这些日子来她是如此脆弱，可是说话时两眼发亮，整个人直挺挺的！有时她会心绪烦乱，目中含泪，但是我不认为说出来对她有害。事实上，我认为这样对她有帮助，希芭没有别人可以倾诉这些事情。她说，把这些事讲出来，照实说，对她是好的。

1

第一次看到希芭是一九九六年冬季的那学期，一个星期一的大清早，我站在圣乔治停车场，正把书从车后座拿出来。她骑着脚踏车穿过大门进来——那种前面有个篮子可以放东西的旧式脚踏车。她的头发刻意梳成看似蓬乱的发髻：许多散落的发丝垂在下颚两侧，后面有根像筷子一样的东西穿过松松的发髻，那种女明星饰演性感女医生时所梳的发型。记不得她当时到底穿什么衣服，她的服装通常很复杂——多层次衣袂飘飘的那种。我知道她穿紫色的鞋子，而且肯定还穿了条长裙，因为我记得当时曾想到，那条裙子可能会缠在脚踏车轮的辐条里。她下车时——以一种柔软、相当不端庄的姿势跳下来——我看到裙子的布料是透明的，脑际浮起“作怪”两个字。我思忖着：爱作怪的人。随即锁上车门走开。

当天稍后我们正式照了面，午休时副校长泰德·莫森带她来教

员办公室和大家会面。午休时间实在不是跟老师们晤面的好时段，若要画一张教师授课日情绪表，午休时段定是落在谷底。办公室的空气沉重滞闷，大清早唧唧喳喳、言不及义的谈话已经沉寂下来，没在忙东忙西、查对时间表的老师，都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半趴半坐着。（说得更实在些，这种坐姿除了反映出办公室那三张年迈的泡沫乳胶沙发的粗制滥造外，也反映出老师们的士气低落。）有人垮着肩膀望着前面发呆，有人在看书报——看的多是些自由派报纸的文艺版和传媒版，或是平装的通俗小说——书报的内容并非重点，只是个挡箭牌，借此不必跟同事们说话。一条条的巧克力和塑料碗装的速食面都囫圇下了肚。

希芭来的那天，由于旧馆的暖气故障，教员休息室比往常稍微拥挤些。（圣乔治除了三幢现代建筑——体育馆、艺术中心和科学馆，还有旧馆和中堂。学校的前身是一所维多利亚式的孤儿院，这两栋相当老朽的红砖建筑，可以追溯到那个年代。）那天下午，原本在午休时刻大可窝在旧馆教室的几位老师，因为教员休息室的暖气还管用，都来避难了。莫森带希芭进来时，我正在远处的角落，因此有好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看着他们一路缓缓前进，再挤出一脸合宜的笑容。

希芭的头发经过一个早上变得更乱了，松散的发丝变成一绺绺的，原本应该平滑拢向后面的部分，冒出了树枝状毛茸茸的小发丝，整个头部好像罩在一个光环里。现在我才发现她非常瘦，弯下